

乾坤横世帝王星降，三千蓝丝英雄坟墓

囚娇龙

Jiaolong
in
Captivity

十字贝著
TENBEI WORKS

离奇的穿越让孤儿院中长大的她再次沦为无父无母的囚中鸟，
多舛的命运让本就乖张倔强的她悄然成为容颜绝世的玉面娇。
相同的蓝发，相似的命运。
他与她的邂逅注定是场爱恨纠缠的宿怨，
她与他的爱情无奈是次痛彻心扉的离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囚娇龙/十字贝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4

(聚星天华青春书系)

ISBN 978-7-5397-3639-6

I. 囚… II. 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50817号

QIU JIAOLONG

囚娇龙 (聚星天华青春书系)

十字贝 著

出 版 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者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政 编 码: 230071

图书发行部电话: (0551) 3533521 (办公室) 3533531 (传真)

E-mail: ahse@yahoo.cn

出 版 人: 刘玉英

选 题 策 划: 谢 艳

责 任 编 辑: 邢荣勤

特 约 编 辑: 程艺芬 叶 扬

美 术 设 计: 雷 鸿 金 鑫

插 图 绘 制: 廖 玲 葛诗美 张芝宇 陈艺雯

责 任 校 对: 王媛媛 吴光勤

发 行 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280千

印 张: 14

定 价: 20.00元

ISBN 978-7-5397-3639-6

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缺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风华绝代囚娇龙
魅惑天下无处生



【目录 CONTENTS】

序章 穿越

Cross the Time

5

第一章 囚困六载

Six Years in Captivity

9

第二章 重返夜山

Back to the Mountain

29

第三章 生死批言

The Words of Death

48

第四章 风起云涌

Sudden Clouds

68

第五章 风中纸鸢

A Kite in the Sky

85

第六章 娇颜伤逝

Girl Went Away

100



第十一章 魅惑天下
Around the World

217

第十章 斩断情丝
Sensation of Love

197

第九章 错乱姻缘
Wrong Love to You

178

第八章 再忆往昔
Memory in the Past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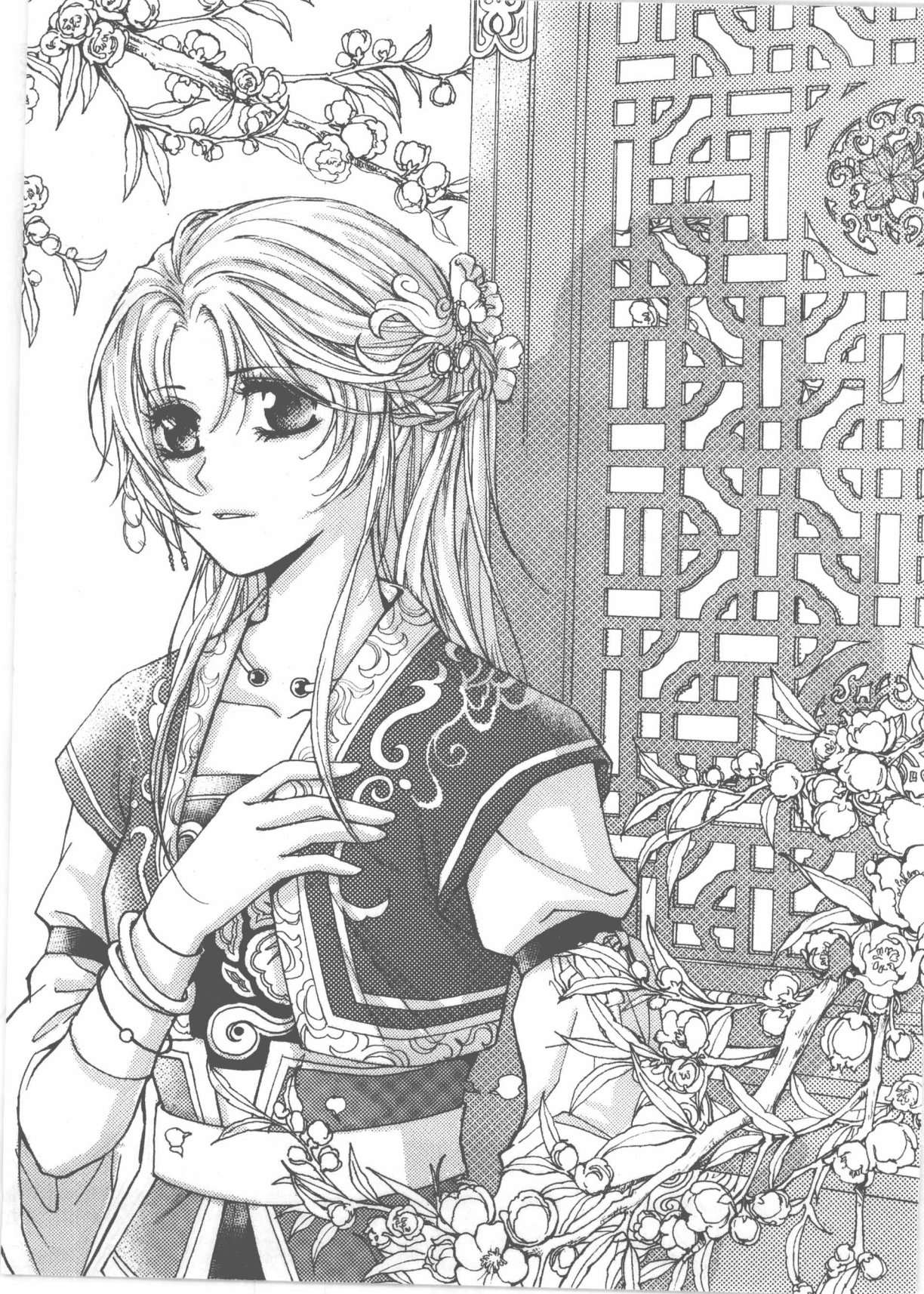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故人重逢
Friends Meet Again

140

第六章 海誓山盟
Pledge of Love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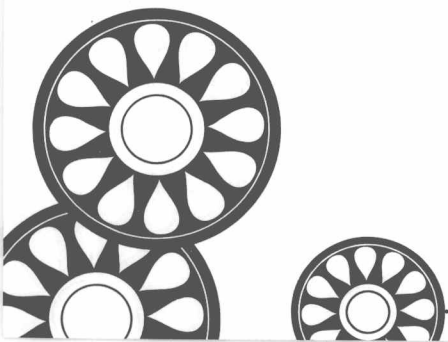
JIAOLONG IN CAPTIVITY



序章

穿越

兴奋！兴奋！兴奋！兴奋！我满脑子除了这个词还是这个词！我穿越了，我终于穿越了！





深呼吸后，我终于上前推开那扇牢门，没来得及看清里边，就见一道蓝黑色的炫光立刻向我袭来，下一秒，我像磁石吸附铁块一样被吸了进去……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穿越？OMG！太激动人心了，那个死化学老师还说孤儿院的禁地囚牢很可怕，哦哈哈哈哈哈，牢门竟然是穿越之门！

不知道我会穿越到哪个年代呢……唐朝？不错不错，早就听说李世民长得超英俊！好不好，李世民少年时老打仗！那就清朝吧，康熙年间的各位阿哥都帅到爆！也不好啦，九王夺嫡太阴险，我没兴趣……

还没等我一一想明白，就感到喉咙凉丝丝的，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有些散光，略微能看见眼前的事物，待我看清让我喉咙清凉的发源物时差点吓死过去——巨无霸乳头！

上帝大人，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可从没喝过人奶，好腥……我连忙闭上了嘴，一口奶还在我嘴里晃啊晃。

这嘴唇好小呀，我想伸手，但却被一双臂膀紧紧抱着动弹不得。看样子我现在还是婴儿，不知道我是这里的公主呢还是郡主？嗯，我决定了！我一定要把在孤儿院没感受过的亲情加倍地拥有……

我乐滋滋地往乳头上方看去，啧啧，这白色的布料质地可真差，看样子我没福做什么公主了。再往上，再往上，那是什么字？鬼画符似的！再往上……一张布满泪痕的圆圆的妇人脸映入我眼帘，脑袋上盘着长发，厚厚的，还插着木簪，果然是古代呀……

“兴奋！兴奋！兴奋！”我满脑子除了这个词还是这个词！我穿越了，我终于穿越了！

“小姐，你可算醒来了，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奴怎么有颜面去见地下的老爷夫人，呜呜……”抱着我的妇女眼泪一泻千里，打得我这张小脸到处都湿漉漉的，她不是我的母亲，只是我的乳娘。

她悲悯地自言自语：“老奴家乡有个说法，名字起得贱好养活。小姐，咱

们现在身陷囚牢,是别人的阶下囚,日子难过,老奴斗胆给你起个名字,就叫……就叫……就叫狗尾巴草吧!”

“噗——”我双眼一瞪,想都没想就把嘴里的奶给喷了出去,有没有搞错!狗尾巴草?我还狗蛋、鸡蛋、大树根呢……真够土的,我抗议!我坚决抗议!我叫蓝娇龙!我叫蓝娇龙!

“小姐,你这是要做什么呀!”乳娘婆婆莫名其妙地瞪着被我用奶喷湿的前襟。

这里是囚牢?!

“吱吱……咿咿……呀呀……”我坚决抗议出来的声音居然是这样的!呜呜,死化学老师,我讨厌你,非让我去孤儿院的禁地,结果穿到这么个鬼囚牢!

我抗议!我不要穿了!我要回孤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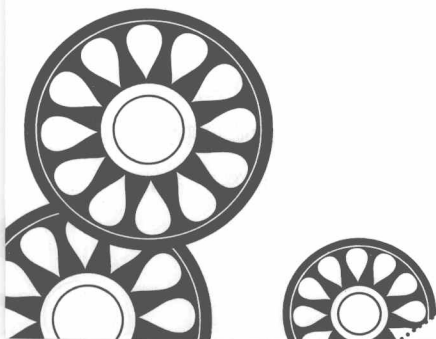
1

CHAPTER

第一章

囚困六载

奴仆不是人？不是爹生娘养？气死我了，
跟你这个古代的小破孩果然有代沟！



 流玉

六年了，我穿越了六年，我这个身体也六岁了。

整整六年的时间里，我整天在这个看似并不像是正规衙门的庞大地牢中，连太阳也没见过，基本生活就是：数牢门杆数、和婆婆大眼瞪小眼、教狱卒们下五子棋……

其实自己待的这扇牢门倒是和孤儿院那扇禁地牢门出奇地相似。

“唉……”我穿着囚衣盘腿坐在牢门外高声叹气。

因为狱卒们常常下棋输给我，所以只好答应打开牢门让我们这些囚犯自由活动，当然是在主牢门范围以内。

“狗尾巴草，在叹什么气？”一个穿着紫衣的狱卒大叔阔步朝我走过来，一脸谄媚地笑着。

他可不是这里普通的狱卒，他是虹衣死士的末位，另外还有六位，分别以彩虹的颜色命名，七位虹衣死士便是所有狱卒的头头。

这里关的囚犯有三十八个，狱卒倒有一百多个，全是高手，再加上大家的行为举止都不像平常人，所以我想这些囚犯都很有来头。虽然我使出浑身解数对婆婆软磨硬泡，但她就是不告诉我关于我的身世，也不说我为什么被关进来，估计肯定也非寻常人。

“臭紫衣，我警告你，我叫蓝娇龙！蓝娇龙！”我不悦地大声吼道，“我讨厌‘狗尾巴草’这个名字，土死了，土死了，土死了！”

“哟，小魔龙小姐，你今天怎么气呼呼的？亏我还拼死拼活地带来木梳孝敬您呢！”紫衣叔粗犷的声音在潮暗的地牢中显得特别响亮。

我一见他手中的木梳，气顿消不少，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梳子，一边梳着自己乱蓬蓬的头发，一边懒洋洋地问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呵……呵呵。”刚才还一脸谄媚的紫衣听到我的话惨笑起来，接着又问道，“龙小姐，你说人在沙滩上走啊走的，为什么回头却看不到自己留下的脚印呢？”

我晕！这都已经是N天前我给虹衣死士们出的题目了，不过就是答对者能

自由放假一天，用得着这么紧张吗？要是我答对就能“囚牢放假”那该多好，整天待在地牢里，我迟早有一天会发霉的。

“紫衣叔，你这可算是作弊哟，这样会教坏我这个纯洁幼稚的小孩子哟！”我故作一副天真烂漫的童真相，眨巴着两只眼睛，瞪着满脸惨笑的紫衣叔。

“啪！”没来得及躲开，我的脑袋上挨了紫衣叔一记“栗暴”。“你还幼稚？我就没见过六岁孩童像你这么鬼的！”

“我的脑袋会疼……”我抱着头刚想抱怨，就听橙衣叔和黄衣叔的骂骂咧咧声由远及近。

我和紫衣叔不约而同朝外面看去，只见赤衣叔抱着臂、铁板着面孔向我走来，橙衣叔和黄衣叔拖着一个满身鲜血的老爷爷和一个小男孩跟在赤衣叔身后。

“赤衣叔、橙衣叔、黄衣叔，你们今天大丰收嘛！”我惊叹地叫起来，心中却犯疑惑：好端端地又抓人进来，还满身鲜血，已经好几年没见虹衣死士抓人了，这次怎么抓个小孩子？

“丰收个屁，这死老头的嘴比石头还硬！”黄衣叔拖着小男孩一脸不满的表情，而那个小男孩大概是听到我的惊叹，艰难地抬起头怒瞪着我。

哇，好一个玉树临风、潇洒英俊、风流倜傥、发如黑雪、肌似白玉、眸若宝石的……小破孩呀！不过这目光也太犀利了吧，好像要把我肌肉噬骨一般，一身的伤、一脸的狼狈居然挡不住他身上浑然天成的王者气息……

“黄衣叔，我喜欢这小破孩，让他住我隔壁吧！”我一边撒娇地贴到黄衣叔身上，一边得意地冲那个小男孩挑挑眉，有这家伙做我邻居，至少有一阵子不会闷了。

“小魔龙，他可不是普通的囚犯，他是……”黄衣叔的话刚说出口，冷面的赤衣叔就瞪了他一眼，黄衣叔自知失言，立马闭紧了嘴。

我眼珠子一转，不等他们的眼神交流完毕，又问：“不普通？这小破孩还能是猪窝、狗窝里出来的不成？”

我这么一问，立刻又被那小男孩用犀利的目光狠狠瞪了一遍，黄衣叔被我逗笑，一时又忘记自己快嘴的毛病，笑道：“你这鬼灵精的小东西，这回可猜错了，

他不是猪窝也不是狗窝，他是龙窝……”

黄衣叔的话没说完，橙衣叔又唬了他一眼，顺手把小男孩也拖过去，说道：“乱说什么，我先把他们绑到木架上去！”

龙窝？！看这小破孩的王者气息，难道他还是个小皇帝？那我可有救了！他如果是皇帝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寻他，那我和婆婆不就有救了？我顿时觉得眼前无限光明，嗯，得好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想到这里，我回头天真地冲警觉的赤衣叔、橙衣叔一笑：“龙窝？那不就是我的本家，这小破孩我还真得好好认识一下！”

赤衣叔、橙衣叔见我如此，紧张的神情不由松懈了下来，看样子这小子真有来头！

我连忙蹦蹦跳跳地跟着橙衣叔去阴暗的审讯室，顶上的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像是进了地狱一般。

其实随着我在这地牢的六年杰出贡献，审讯室的器具已经改良很多，从鞭子换成鸡毛，挠人脚心；从火烙换成泻药，让人泻肚子……

橙衣叔用铁链子把小男孩和老爷爷结结实实地绑在十字架上后，便走了出去，关门时不忘回头嘱咐我一句：“小魔龙，别玩过火，玩死了不好，知道吗？”

“橙衣叔，我哪有玩，我是帮你们审……”我气呼呼地嗔道，还没说完，橙衣叔就“砰”地把门给带上了。

老爷爷焦虑地盯着小男孩，他看上去像是小男孩的奴仆。好吧，我就先“审审”这个小男孩吧！

我慢慢踱步到小男孩面前，他玉石一般的肌肤被铁链子勒出道道红印，略显稚气的脸上布着血丝，看样子他已受了颇多苦难，我就不用鸡毛和泻药再折磨他了。

我学着周星星式口吻单刀直入地冲小男孩问道：“皇帝？！王爷？！”

小男孩眼中掠过一丝震惊，但很快又换上警惕、犀利的眼神瞪着我，一句话没说。

“喂，小破孩，你这样瞪着我，眼睛不累吗？眨眨，眨眨……你今年多大了？”我好心地用手去强迫他闭上眼睛，被这样一个小破孩眼睛眨都不眨地死死盯

着，感觉真不是一般的奇怪。好歹我以前在孤儿院里活了十八年，现在应该有二十四岁了，搞不好都已经谈恋爱了……

他别扭地把头偏到一旁，然后撇着殷红的小嘴抗议道：“我十岁了。”

他稚嫩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一惊：“虹衣死士没给你水喝？”

他没再回答，只是扭头冷静地望了眼满脸担忧的老爷爷，沉默地低下头。我想了想，冲出屋子去向紫衣叔讨到一袋水，匆匆回到审讯室。

“给你喝！”我把水袋口抵在他的唇上，他立刻把头转到左边，一动不动，可恶！跟本小姐犟，我不死心地又把水送到左边，他又把头转到右边，如此反反复复，不停地左转右转左转……我晕，他以为自己在做颈部运动操呀！

“你到底喝不喝？”气死我了，那些管我的狱卒都拿我当小姐看，你这家伙居然不喝我送的水！

“哼。”他紧咬着唇从漂亮的鼻子里冷哼一声。

当我蓝娇龙是耐心大王呀！哼，一气之下，我仰起头把水袋往自己嘴里灌了一些水，然后把嘴毫不犹豫地贴上他的唇。

他猛地一惊，嘴唇一松，牙齿轻而易举地被我撬开了，我把嘴里的水往里一送，只听“咕咚”一声，哈哈，总算喝进去了吧！跟我犟，也不看看我蓝娇龙是谁！

“你……”小男孩脸泛红晕，瞪着我气得舌头都打结了。

那老爷爷吃惊地看看我，又看看小男孩，脸上一副男女授受不亲的表情。

我十分得意地挑挑眉，晃着水袋：“看你还喝不喝？要不要我继续喂呀？”

“美人计对我没用！”小男孩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警惕地盯着我。

“哈哈，谢谢小破孩的夸奖！”我听到后大笑不已，差点笑得满地打滚，他居然还懂美人计！

“我揭穿你，你为何还谢？又为何而笑？”男孩一脸的不知所以，果然还是个小破孩啊。

废话，我为什么不要笑、不要谢？我在这里待了六年，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模样，此刻好不容易有人说我是美人，能不开心嘛……哈哈哈哈哈……

“小破孩，我真的很美吗？”我强忍住开心的笑，盯着他认真地问道。

“我叫流玉。”

“流玉？我叫娇龙，蓝娇龙！我问你，我真的很美吗？”我还是不肯放过这问题，爱美一直是女孩子的天性。

“你……”流玉看着我咬了咬唇，又诚实地回答，“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子。”

“真的假的？该不会你没见过女孩子吧？”我再次大笑起来，“我在这地牢里生活了六年，可从来没见过我自己的模样。”

“你也是囚犯？”流玉和老爷爷同时惊呼出来。

“惊什么嘛，我穿着囚衣，当然是囚犯。”

“可看你 and 虹衣死士很熟……”嘿嘿，这个自然另有原因啦。

我正想继续问下去，橙衣那张臭脸突然闯进来：“小魔龙，赤衣担心你把人玩死了，你还是出来吧。”

晕！

好不容易套近乎了，居然……算啦，还是明天再过来吧。我冲流玉和老爷爷摆摆手，便和橙衣叔走了出去。

❀ 求婚

“如果我敢半夜推开牢门，化学老师你就不可以再在同学们面前老提我是孤儿！”

……

“我不怕，我不怕，不过是孤儿院的禁地牢门而已。”

……

“我到底是谁，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妈妈疼？为什么我要被其他人指指点点？”

“不，我不是孤儿，我不要做孤儿……”

蒙眬中一个又一个黑暗漩涡向我袭来，我从睡梦中突然醒来，身上的冷汗一波接着一波，手一触碰全是湿湿的。六年前推开孤儿院禁地牢门的场景

一直让我心有余悸，这些年噩梦不断，老是被同样的片断吓醒。

“做噩梦？”

一个微带稚气的童声飘入我的耳朵，我转过头惊讶地瞪着眼前的男孩，仍是那犀利的眼眸，像猫瞳一样，长发被发带箍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依旧是那套染着血渍的素色长衫。

“流玉？你不是被五花大绑着……”

“我招了，他们当然就放我出来了。”他静静地坐在旁边，异常平静地说道。

“招？招魂还是招鬼？”我脱口而出一句俏皮话，想借此调节牢房内的沉闷气氛。

流玉又好气又好笑地瞪了我一眼，缓缓说道：“我招出我就是流玉。”

“哦！”我恍然大悟地长叹一声，紧接着说了一句，“我不明白。”

“你……”如果在21世纪，他一定会在自己的额头上贴满黑线，不过他涵养很不赖，见我如此白痴居然只是微微叹口气，说，“你不是大镜皇朝的人吗？在大镜皇朝谁敢在自己的名字里嵌‘玉’！”

“大镜皇朝？你说这里是镜皇朝？！”

上帝大人，来了六年总算了解这年代叫镜国，看样子我是架空历史了。再一细想，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然后双手支在脑后一头倒在棉席上。

“你笑什么？”他躺到我身旁，单手支着漂亮的脸蛋不解地俯视着我。

“你一定是个小皇帝吧，因为只有皇帝的名字别人才不敢用呀。”我笑道。

“你真是在地牢待得太久了。我不是皇帝，将来也不可能是，我只是次皇子而已。”他淡淡地说道，仿佛真对皇位没什么觊觎之心。

次皇子？那来头也不算小嘛。

“你知道抓你的人是谁？”我挪了挪位置，没办法，被这小男孩静静地俯盯着的感觉太奇怪了。

“谁都一样，要抓我的人数不胜数。”流玉见我挪位置，也挪过来，更得寸进尺地把我从未盘起过的长发揉在手里无心地把玩着。

想抓皇子的一定很多，可是敢抓皇子的也一定要够厉害才行，可见这个什么所谓的大镜皇朝也是风雨飘摇。不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抓他的是谁，